

“空间”这个词如今是无所不在了。现代汉语中它最初使用的语境不详。“space”这个英文词，在拉丁语中的词源最初含义是“间歇”“距离”，从物质到感受，它包含着多种的世界经验。

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是中国建筑师刘家琨。他的作品及其内在坚持，凸显了“空间”而不只是“建筑”这个词的含义。先说建筑师的事务所，他没有租用一般的写字楼，而是一直驻守在成都的一个老小区——玉林小区里，从成立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。当时选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他的朋友在这里开发居民区，条件优惠。20多年来，因为城市不断发展，这里不再是城市边缘一个新修的居民区，从空空荡荡变得人满为患，奇迹般地成为一个文旅热点。

建筑师工作的“空间”显然不能用一间房子来概括。我们关注的“空间”不是“空房间”，或者抽象的“体积”。小区从实体——也就是一堆水泥房子——蜕变为一个城市活动的密集点，连带着它的属性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。事实上，当你走进这个本来功能仅是居住的小区，会惊讶

建筑师的空间

唐克扬

地发现它比你想象的更像闹市，火锅、书店、咖啡、酒吧，到处是年轻人的欢声笑语。你突然想起一首通俗歌曲的歌词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”，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了新的意义。或许，空间的魅力正在于此：世界万物的关系一下子在这儿就变具体了。

某事物“外在于”我们——所以我们要去陌生的城市拜访。同时某事物又可能是“内含于”空间的，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就会喜欢上这个地方，甚至再也不想走了。刘家琨也是这样，玉林小区曾经一度很衰败，那时建筑师们甚至考虑过搬家，因为潜在客户来访后印象很不好。然而风生水起，现在小街区成了大城市里一个比较好的肌理形态。很多当代开发一眼可以看透，我们只能是“从外面”看到城市光鲜的一面，而这些

身藏”的超脱。

刘家琨设计的建筑不可能都在类似的社区中。但是他很好地领略了空间的不同品性，让它们在现实中彼此混合，勾兑出丰满的建筑：一个自成一体的美术馆（成都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），一个融入自然风景的改造项目（泸州的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），一个把上述要素都融入城市生活的商业街区实验（成都的西村大院）。这些或实在或不可捉摸的事物，或人工，或天然，或静或动，只要依托于某个空间，它们的边界可能是清晰的，没准也是可以打破的，全仰仗人们如何生活其中。骑自行车、读书、打牌、烤串儿、发呆……说不好是在“营业”，还是纯属“休闲”。如此，才给城市一份更活泼的“功能说明书”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当代建筑学早已发生创作转向。不仅某种空间构型，纷繁的“人物事”也早成艺术的主角了。创立这种实验典范的中国城市就是成都，既有经济活力，是区域中心的大都会，又有民间烟火。它简直不要太合适刘家琨希望营造的世界。难得的是，他自己也生活在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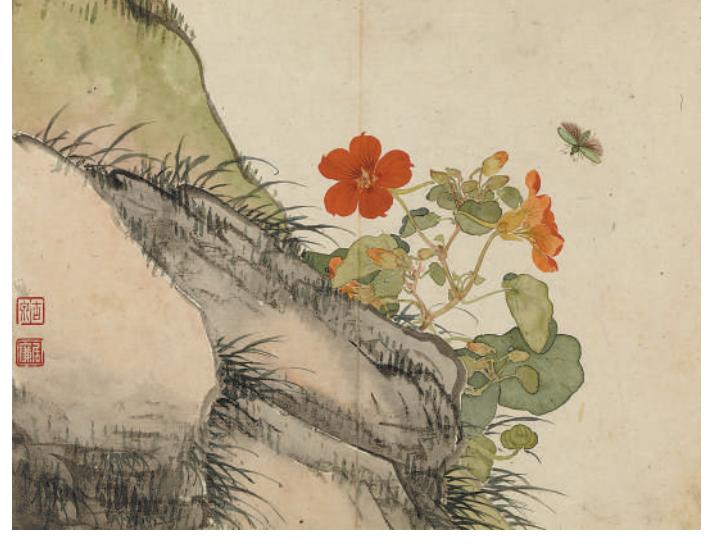
远远地就看见一座座山，很高，很尖，很密。山体是石灰岩，地貌是喀斯特地貌。除了山麓的耕地是庄稼的颜色，其余都是绿，像一层厚厚的苔藓，绿得深，绿得重，或者就是墨绿。那些墨绿是灌木、草和藤，它们紧紧抓住石缝里有限的土壤，拼着老命生长。有些灌木的根扎在悬崖的半壁，身体却一路攀升直至冒出崖顶，去跟别的植物抢阳光。于是，紧紧贴着崖壁的一棵棵树就像一根根藤，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异。正是这些以亿计以兆计的细小植物们的勾肩搭背，才织成了一张张绿色的网，像衣裳那样把山结结实实地裹住，生怕它“走光”。

夹道的山都有1000米以上的高度，每一座山都像一座塔，独立地矗在那里，只有底部相连。要想看到山巅，就得让头尽量后仰，把目光一点一点地抬上去。当看到白云蓝天的时刻，也就看到了山顶。山顶尖得像刀削似的，已经刺破云天。没有鹰，只有飘着的云和透过云层的阳光。因为山的洁净，天就显得更蓝，仿佛水洗过一般。好像也没有虫鸣鸟唱，只听见怦怦的心跳。

静啊，真静！山是密密挨着的，又高又多，因此就挡了视线，就有了狭窄感，跟着就有了孤独。把这种孤独慢慢地洇，仿佛与世隔绝。忽地回头，发现来路在身后拐了弯，看得见的只短短一截，找不到伸向远方的意象。对面的山上，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，像蛇行草丛。顺着小径的台阶往上爬，气越喘越粗，腿愈行愈抖，很快就汗流浃背了。但歇了歇，又往上走，好像是检验自己的体质，又像是闷住的鱼要把头伸出水面。

终于登上了500来米的山巅。一眼望去，顿时惊呆。上千座、感觉是上万座巨峰一下就撞入眼帘，它们排过去拥过来，像大海的波涛在起伏。地球仿佛都被它们颠覆，以至于不知道是山头在晃还是腿在晃。我看到了一种气势，看到了一种比天空还要宽的宽。山在这里集

坚硬的山群

东
西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马涌

王勇从裤袋掏出钥匙，打开门上的锁。我提脚迈入，跟随他一个展室一个展室走过去，目光从一架架旧独轮车，移至一根压弯的老扁担、一双老棉鞋……再移至一张张年近百岁的老人照片。最后，王勇带我进入一间墙面挂了一圈儿小屏幕的房间。

“有关淮海战役的影像？”

“是，不过主人公不是拿枪的战士。”王勇接通了电源。一个个小屏幕亮了起来，出现不同老人娓娓讲述的画面。

“可以戴上耳机听听。”

我取下其中一个屏幕上方的耳机，戴上，聆听老人讲述的故事，那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——在淮海战役期间推着独轮车运粮支援前线的经历。王勇告诉我，那些小屏幕上影像的主人公，全是支前民工。他们所讲述的，也全是淮海战役时期的支前经历。

像这样曾在淮海战役期间支前的老人，王勇寻访了近200位。

王勇今年51岁，在做支前民工寻访之前，他只是单纯爱好摄影。我曾在一次摄影课上见过他，印象中的他并不是很感性的人。可时隔多年再见，聊起那些短期支前的民工，他滔滔不绝，几度哽咽。

他的支前民工寻访之路，要从17年前说起。

2008年，王勇背着相机走村采风时，遇到了几位“特别老人”——这些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老人，居然都曾在淮海战役时做过支前民工。他们有的曾冒雪给解放军送面粉、送衣服，有的曾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运送伤员。老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王勇。2009年，他在河南永城、山东枣庄等地采访了多位支前老人后，选图撰文投至报社，刊发后引发了很多关注。

之后，王勇一头扎进对支前民工的寻访中。但这并非易事。据记载，在这场大决战中，河南永城出动了多达27万的支前民工。他们有的跟随着部队做了长期的支前民工，有的只

到了17年前的夏天。

王勇今年51岁，在做支前民工寻访之前，他只是单纯爱好摄影。我曾在一次摄影课上见过他，印象中的他并不是很感性的人。可时隔多年再见，聊起那些短期支前的民工，他滔滔不绝，几度哽咽。

他的支前民工寻访之路，要从17年前说起。

2008年，王勇背着相机走村采风时，遇到了几位“特别老人”——这些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老人，居然都曾在淮海战役时做过支前民工。他们有的曾冒雪给解放军送面粉、送衣服，有的曾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运送伤员。老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王勇。2009年，他在河南永城、山东枣庄等地采访了多位支前老人后，选图撰文投至报社，刊发后引发了很多关注。

之后，王勇一头扎进对支前民工的寻访中。但这并非易事。据记载，在这场大决战中，河南永城出动了多达27万的支前民工。他们有的跟随着部队做了长期的支前民工，有的只

到了17年前的夏天。

王勇今年51岁，在做支前民工寻访之前，他只是单纯爱好摄影。我曾在一次摄影课上见过他，印象中的他并不是很感性的人。可时隔多年再见，聊起那些短期支前的民工，他滔滔不绝，几度哽咽。

王勇今年51岁，在做支前民工寻访之前，他只是单纯爱好摄影。我曾在一次摄影课上见过他，印象中的他并不是很感性的人。可时隔多年再见，聊起那些短期支前的民工，他滔滔不绝，几度哽咽。

他的支前民工寻访之路，要从17年前说起。

20